

喋血万里

邓小平与红七军

王熙兰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喋血万里

——邓小平与红七军

★王熙兰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喋血万里

——邓小平与红七军

王熙兰 著 责任编辑 方卫平

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9年2月第1版 1999年2月第1次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5.375

字数367000 印数1—3500册

ISBN7-80623-120-X/I·89

定价19.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谨以此书缅怀
当年的总政委邓小平同志

目 录

第一章	(1)
浦江畔, 特别行动小组延误战机, 四烈士血洒龙华。	
周恩来对张云逸说: “我们要用行动来回答反动派的屠杀, 让烈士的在天之灵看到你们在广西揭竿而起!”	
第二章	(30)
“政治犯”将被释放, 郑介民决定: “先下手为强!”	
李明瑞捷足先登, 郑介民望狱长叹。	
第三章	(59)
夜半枪声击碎了军营的宁静, 谣言蛊惑引出一场混乱。	
军官自愿站队, 兵变从教导总队大院中开始……	
第四章	(86)
开辟两块根据地, 创建两个军, 党代表已别无选择。	
左右开弓, 党代表要走了……	
第五章	(126)
左江、右江, 总策划师策划好了一切, 他却要走了。	
邓小平对俞作豫说: “龙州这条龙受了点伤不要紧, 擦点药就好了。”	
李明瑞告诉邓小平: “龙州的特产是菜刀和砧板。”	
第六章	(165)
海上惊涛欢迎党代表, 爆竹声声为虎将送行。	

光杆司令、流亡主席吕焕炎如同丧家之犬。

南宁空虚,天赐良机,红七军期待总指挥。

第七章 (200)

红七军主力败走亭泗,却遇着弃守百色的留守部队。

张云逸悔恨地说:“我们去攻南宁,后院却被人烧了……”

山道弯弯,一路险峻。红七军向东兰、凤山根据地进发。

第八章 (240)

桂军直扑龙州,红军措手不及顾此失彼。俞作豫傻眼了。

红八军伤亡惨重,严敏、宛旦平死守铁桥……

第九章 (276)

怀远镇,红七军黎明遭桂军突袭,两个纵队被敌隔断。

两路西进,板寨会师,红军斗胆闯苗山。

第十章 (316)

滇军要借路经过右江苏区。张云逸对李明瑞说:“滇军来势凶猛,不可与其硬碰。”

李明瑞说:“他借路,我借枪,各有各的借法。”

红七军决定袭击滇军后卫部队。

第十一章 (353)

红七军七千多将士向柳州进发,两天后突然挥师向北。

白崇禧弄不明白:“红军究竟是想攻柳州还是想打桂林?”

桂军装好口袋阵,红军却不往里钻。

红七军兵不血刃占领天河县城。

第十二章..... (390)

冲过浮桥,红军战士暴露在灯光与火光之下。李明瑞指挥特务连打灯笼。

一次接一次猛打猛冲,爬上武冈城墙上的战士全部殉难。

破城在即,敌援赶到,胜利在望的红七军乱了方寸。英雄团长何莽倒在血泊中……

第十三章..... (438)

桂岭再整编,两个师缩编成两个团。

粤北星子镇,商人列队欢迎红军。

商会会长对李明瑞说:“你们是真正的仁义之师,菩萨会保佑你们的。”

第一章

浦江畔，特别行动小组延误战机，四烈士血洒龙华。

周恩来对张云逸说：“我们要用行动来回答反动派的屠杀，让烈士的在天之灵看到你们在广西揭竿而起！”

“张将军，不好了！”

“什么事？”

“情况万分危急，周恩来同志要你暂时留下。”

来人神色惶惶地对张云逸说。

时值 1929 年 8 月 24 日。张云逸已订好去香港的船票，正收拾东西准备动身，驻上海的中共中央特科派来了一位联络员通报最新的紧急情况。

“到底出了什么事？”

“党内有重要领导人被捕后叛变，彭湃、杨殷、颜世昌、邢士贞和张际春五位同志在经远里参加江苏省军委会议时被租界巡捕逮捕，过两天可能要引渡给上海警备司令部。”

张云逸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几天前，他与被捕的五人中的四人还在一起讨论工作，其中的中央军事部长杨殷还专门为

他的工作去向而与之彻夜长谈。

张云逸永远无法忘却黄浦江畔那个不寻常的夜晚……

秋高气爽，月明星稀，淡雾笼罩着黄浦江，笼罩着整个大上海。
那是 1929 年 8 月的一个深夜。

朝江心望去——外国商船和租界巡捕们的小汽艇在来回游弋，不时地向浦江两岸发射出一束束刺眼的红光，似乎在向那些憨厚的中国人抖示带血的威风。

夜深人静，洋楼上的小窗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许星星点点。

诚然，这些尚未熄灯者无疑是当时特殊群体中的特殊个体。

新闸路的一栋小楼仍残留着星星点点。微弱的灯光下，两位中年男子正用广东白话低声交谈。

这种粤地方言，在北方人乃至上海滩的人听起来，竟如同舶来西语而不知所云。

正是这种一般人难以听懂南国方言，对他们所谈要事覆盖了一层神秘的铠甲。

“胜之兄，国内局势突变，中央决定要你放弃去苏联学习的机会，另有安排。”中共中央军事部长杨殷对张云逸说。

张云逸早年在广州黄埔陆军小学念书时曾用名张胜之，而杨殷当时就读于广州圣心书院。张云逸长杨殷一岁，所以杨殷总是称张云逸为“胜之兄”。

“孟揆（杨殷字），中央对我如何安排？”张云逸问道。

“去广西。”

“去广西？为什么要去广西？”

“蒋桂冯阎在中原争战不体，桂系内部不少人与李宗仁、白崇禧同床异梦，广西成了他们后院的一个空档，正是我党开展工作的好去处。”

“派我去广西，又得去碰老对手了。”张云逸若有所思。

“老对手，不打不相识嘛。”杨殷笑道。

张云逸苦笑着摇了摇头：“去年，要不是桂系插了一杆子，整个海南岛早就是我们的了。”

想起第一次跟桂系打交道就吃了大亏，张云逸心里的确很不是滋味。

那是1927年12月，广州起义失败，张太雷不幸牺牲，杨殷以广州苏维埃政府代理主席身份到海南岛参加琼崖特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当时，张发奎只晓得自己部下的少将参谋长张云逸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却不知他是中共留在北伐军中做秘密工作的党员。于是，急于驱逐桂系在琼势力的张发奎便派原籍海南文昌县的张云逸带八百人去海口取代黄镇球任琼崖守备司令。张云逸则顺手牵羊，与杨殷和中共琼崖特委暗中商定，抓住这天赐良机，发动海南秋收起义，一举夺取全岛。岂料新桂系老奸巨猾，暗中抢先收买了海口驻军副团长叶肇。待张云逸的队伍一离船上岸，便被叶肇所部缴械。好在张云逸本人所乘坐的船尚在海上，闻讯后立即返航转道香港，到上海找到了党组织。

“孟揆，你知道我曾经栽在桂系手下。这一次去广西，棋逢老对手，能否打开局面，我心里没数。”张云逸说。

“吃一堑长一智嘛。”杨殷告诉他，“党中央需要你去会会老对手，这回将有几十位党的干部分头赴桂，你的任务是利用自己北伐军官的特殊身份，设法打进广西军界，到时候伺机行事。”

“我会尽力而为。”张云逸看着杨殷，脸上流露出几分担忧。

“你放心去，决不会像上次去海南，这次除了分头派去一批干部之外，中央还专门派去一位党代表，负责指导你们的工作。”

“党代表，他是谁？”

“现在是非常时期，按组织规定，我还不能告诉你。你去了以

后,他会跟你联系的。”杨殷拍了拍张云逸的肩,“胜之兄,放心去吧。”

然而,张云逸怎么也想不到,时隔几天,给他布置这一重大任务的中央军事部长杨殷竟会落入敌人的魔掌。

中央特科联络员将这不幸的消息告知后,张云逸心里十分难受。

“怎么办?能不能想个办法把他们救出来?”

联络员告诉张云逸:“恩来同志专为此事派我来,通知你参加今晚的紧急会议,就是想商量营救办法。”

“好,我一定准时去参加。”

8月27日深夜,由周恩来、张云逸等人组织、指挥的营救行动开始了。

一切都井井有条,计划得天衣无缝。

负责的特别行动队,已作好一切准备。他们将按计划于28日清晨趁外国巡捕将彭湃、杨殷等人转解龙华监狱时,在囚车必经的枫林桥实施武装劫救。

然而,这次经周密策划的营救行动却因临时擦枪延误时间而没有成功。

8月30日,彭湃、杨殷、颜世昌、邢士贞四位中共党的领导人走上了龙华刑场,被国民党淞沪司令部枪杀。

龙华在哀号,黄浦江染上了又一层血红。

周恩来松开了紧握的拳头,他操笔,为龙华四烈士的不幸牺牲起草《告人民书》。

这时,化了装的张云逸秘密来请示工作。

周恩来把笔搁在一边,用沉重的语气对张云逸说:“云逸同志,杨殷部长牺牲了,我们大家都很难过,他生前对你的安排没有改变。今后,我们要用行动来回答反动派的屠杀。”周恩来越说越激

动：“你尽快赶到广西去开展军事斗争，拉起一支队伍，实行工农武装割据！”

“周书记(周当时为中央军委书记)，我决不会忘记这笔血债，更不会忘记杨部长的嘱托。”

“打进广西军界，伺机行事。”周恩来紧紧握住张云逸的手，说“我相信，要不了多久，烈士们的在天之灵会看到你们在广西揭竿而起。”

不久，张云逸动身经香港到广州。他要进入广西军界，还要通过有影响的关系介绍。他在冥思苦想……

挥手之间，离情别恨，邓小平告别爱妻乘船南下。

年轻的中央秘书长成了派往广西的党代表。

中央财务处记录：邓小平领了一笔路费去四川。

当张云逸离开上海时，另一位重要的特殊人物也正准备启程。他的目标也是去广西。

这位重要的特殊人物就是周恩来最得力的助手、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

说他重要，因为他是中共中央派往广西的党代表。

说他特殊，因为他很年轻，当时只有二十五岁，而且还是一位结婚不久的新郎官。

他的爱妻是年轻漂亮的张锡瑗。

邓小平与张锡瑗是三年前即1926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就认识了的。那时，张锡瑗只有十九岁，邓小平也只有二十二

岁。两人真正的恋爱是1927年秋才开始的。当时,在武汉担任中共中央秘书的邓小平,有一天惊喜地看到他的同学张锡瑗从苏联回国,而且分配到他的秘书处报到。后来,党中央迁往上海,他俩又一同迁沪。1927年12月,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张锡瑗仍在邓小平下属的秘书处工作。1928年春,邓小平与张锡瑗在上海广西中路一家叫聚丰园的川味馆喜结良缘。

现在,邓小平重任在肩,他要走了,告别爱妻,乘上南下的轮船,取道香港前往广西。

码头上,这对年轻夫妇依依惜别,挥手之间,离情别恨,有如默默流动的浦江水……

“东西都带齐了吗?”

“带齐了,介绍信和电报密码都藏在箱子的夹层里,不会被人发现。”

与邓小平同行的中央特科人员龚饮冰拍了拍那个结实的大皮箱。

几天后,他们抵达香港。在旅馆住下后,龚饮冰通过原有关系和联络暗号,很快与中共南方局和广东省军委接上了头。

“走,到凤凰台那边去,贺老板和聂先生偕同他们的夫人在等我们呢。”龚饮冰告诉邓小平,他与南方局和广东省委已联系安排好,到他们住的地方去谈谈广西方面的情况。

“我们化装一下,马上走。”邓小平一身西装革履。龚饮冰则一副水手模样。两人乘上一辆黄包车,很快来到了香港跑马地旁的凤凰台附近,跨进了南方局书记贺昌的住处。

贺昌和他的夫人黄定慧,还有广东省军委书记聂荣臻和夫人张瑞华,早已在那里等候多时。

“我们年轻的邓秘书长,表面上看,你是孤胆英雄去闯虎穴龙潭,而事实上,你的队伍不小呢。”聂荣臻笑着对邓小平说。

贺昌接过话茬,说:“俞作豫同志早就随他的胞兄俞作柏和表兄李明瑞到了南宁,其他一些同志也已陆续上路入桂。”

“周恩来书记在上海就对我讲过:‘给你几十员大将,把广西搅个天翻地覆。’我说:‘中央把这么重的担子压到我这小个子身上,我怎么也得在南天涂红一片。’你们说,我这身子会不会压扁。”

“哈哈哈哈……”几个人几乎同时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

贺昌、聂荣臻与邓小平交流了广东、广西两省的局势,谈了派去广西的我党军政干部情况。最后,邓小平告诉贺、聂二人:“在上海的中央和地方组织中连连出现叛徒,周恩来同志要求我们再三加强保密,确保赴桂同志的安全,临行时以党的纪律对我们约法三章,所以,我们的联络大都是单线,包括张云逸等主要干部也不能轻易直接与我接头。到广西后,中央规定我不再用小平这个名字,而叫邓斌,文武斌。”

“好样的,邓斌同志,从今天起,你不再是我们的中央秘书长,而是文武双全的邓代表。”贺昌拍了拍邓小平的胳膊说,“这四川小伙子好结实,我看呀,千斤重担也压不垮!你不用操心,你在前头走,我后面就来。过一段时间,我也去一趟广西。”

看来,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对广西是有着一种特别的兴趣。

七十年前,太平天国曾在广西举起义旗,由此而驰骋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直至最后占领南京而设都“天京”;

非常大总统孙中山,也曾于1922年溯西江、漓江而上桂林,在桂林独秀峰下设立了北伐大本营。

而今,共产党利用了另一种特别的天时地利。广西的军政要人历来就没有服从过蒋介石的统一领导,无论是陆荣廷还是马君武,也无论是李宗仁还是白崇禧,他们都自成体系,在政治、军事和经济诸方面都足以跟蒋介石斗上几个回合。

由于桂系军队中北伐虎将李明瑞和俞作柏在政治上附蒋倒桂

成功,李宗仁、白崇禧出逃境外,俞、李被老蒋派回广西主政,而这两位杀回广西总揽一切的将军,葫芦里却装着另一种药。在当时,他们自己也未能料到广西会出现一种什么局面。

然而,当时的共产党人却是明察秋毫,静观风雨。

于是,中共的数十名干部通过种种“莫名其妙”的关系先后来到广西。

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也曾这样叙述当时的情况:

与此同时,我党还派了几十名军政干部,利用各种渠道和关系,进入俞作柏的省政府和李明瑞的军队中去工作。他们或是由人介绍,或是改换姓名,都未公开使用共产党员的身份。他们之中有张云逸、陈豪人、龚鹤村(楚)、徐开先、李谦、冯达飞、叶季壮、李干辉、余惠、李朴、沈静斋、许卓、许进、何世昌、宛旦平、袁任远、袁振武(也烈)、史遽然等。

.....

就这样,无声无息地,一个又一个的共产党人,按照党给他们的指示,来到了广西。

大约在9月间,父亲和龚饮冰到达南宁。

据有关资料表明,邓小平是1929年8月5日从上海启程出发的。在海上坐了两天轮船才到达香港。

邓小平的赴桂之行,是上海的中共中央7月30日作出的决议。中央派他以中共中央党代表的身份到广西与俞作柏、李明瑞接洽,主要是做上层的统一战线工作,并负责广西党的全盘工作。

后来,人们从中共中央上海机关的财务档案中查到了这样一条有趣的记录:邓斌同志8月5日领了笔款去四川.....

显然,这样的记录决不是当时疏忽弄错,而完全是为了保密。

邓小平在香港呆了三天,便又买好内河船票上路了。

船在沙头角启航后溯西江而上,直驶梧州、南宁。

八月的西江正值汛期。尽管青绿夹岸,却是浊浪滔天。

曲折的江面,每拐一个弯便又是另一番天地。真好似唐朝柳宗元在柳州所作诗云:“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

乘风破浪,逆水而上。邓小平站在船头的甲板上,心潮随着西江浪涛的起伏而起伏。

根据有关方面的安排,到达目的地南宁后,他将作为新任广西省主席俞作柏的贵客而受到特别的接待。

光昌汽灯修理店,黑暗中的光明。

“蒋介石不是个好人!”一对亲表兄弟自有一番筹略:我等主桂,必先联共。

神秘的中共党代表即将到来,两位“香港小姐”上下奔忙。

南宁的夏夜,让人觉得格外闷热。

人热得坐立不安,蚊子热得到处飞窜。最可爱的当属那些品种不同的飞蛾,它们在暗夜中不顾一切地直朝亮处扑去。

火电厂线路供给富贵人家的灯光因电压不足显得相当昏暗,煤油灯则如萤火虫忽明忽暗,唯有邕江畔的光昌汽灯修理店最有诱惑力。门前高挂着的两盏汽灯竟照亮了江畔的一大段滨江路,即便在对岸,也能看到倒映在水中那两道闪亮的被拉长变形了的光柱。

光昌汽灯修理店成了黑暗中光明之所在。

这店铺二楼上的木板房是中央广西特委机关所在地。

那位年轻且长得很清秀的汽灯修理师聂根则是特委机关常驻委员兼联络员。

他来了，是他——聂根。

他手里提着一盏汽灯，的确很亮。

可以看清他的面孔，脸上溢出喜悦，以前少有的喜悦。

沿着河堤，他走到海关附近，找到了一位叫丁克的军官。

连续几天来，他俩都是这样——将一个又一个神秘的客人接上码头，又将他们一个个送到早已安排好的工作岗位。

半个多月来，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先后派出的二三十名军事干部到广西，就是由他俩通过共产党员俞作豫再介绍给广西军事首领——他的表兄李明瑞，最后分别安排到广西教导总队和警备大队中担任职务。

今夜，他们的秘密接头有着更重要的事要商量。

邕江水静静地流着，他俩默默地走在通往海关的滨江路上，许久没有说话。

“一朝天子一朝臣”，南宁明天谁来坐镇，广西明天又该姓什么？谁都难以预测历史的安排。

夜幕下的广西省会南宁，显得异常疲倦，异常光怪陆离。

表面看，在战乱频仍的华夏大地上，此乃是偷安之一隅，然而，只要稍有一些感官灵敏度，就可觉到杀机四伏……

国民党桂系在广西搞过一阵“清党”之后，白色恐怖就像魔鬼的影子笼罩在八桂大地上。

“李明瑞、俞作柏在武汉反水附蒋，桂系第四集团军十四万大军全部崩溃了。”

“白崇禧出走香港，广西大部分地方成了土匪、乱兵的天下。”
广西没治了。